

多少芳草枯荣，多少水云生合，
在钱湖，北宋的刚劲蓬勃，
南宋的柔婉简约，却
历千劫而重光，经百代而含韵。

若上山，荷锄持镰，
依然有竹木珍味，
若下湖，驭舟操桨，
依然有波水生鲜，
河虾跳荡，白鱼穿梭，螺蛳繁密。

轻拍岸柳，会传来范蠡泛舟的桨声，
传来宋代琴曲《渔歌》《泛沧浪》。
凝神结想，陌上已花开，
知县王安石正与明州庆历五先生
缓行共话兴学养士、抖擞文风，
要令东海为学海，欲将堇地变邹鲁。

钱湖有宋韵，宋韵在钱湖。

钱湖宋韵，
韵在缙绅庶民南渡的书简，
韵在宋室宰辅舒展的卷帙，
韵在百姓满盛酒食的杯盘，

宁波地铁开通了4号线，去慈城变得更加便捷。每次去慈城，我总会抽出时间，到尚志路132号转转。可眼前这个大院，中西合璧的建筑已经面目全非，紧闭的铁门锈迹斑斑，花草树木也没人打理……看似许久没人造访了。这是宁波市总工会工人疗养院旧址。说它旧，是因为新的工人疗养院已在象山半岛的半边山矗立，设施齐全，生意兴隆。可旧归旧，也曾有它的辉煌时候。我对它的记忆停留在1983年的那个春天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八面来风。在文学界，以卢新华《伤痕》、刘心武《班主任》为代表的伤痕文学，伴随着大量外国文学的引进、出版，以惊人的姿态异军突起，掀起巨澜。在国内大批文学期刊似雨后春笋般复刊、创刊的背景下，由宁波市总工会主管的《宁波工人文艺》，作为内部刊物，于1980年创刊。当时的宁波，有正式刊号的文学期刊只有《宁波文艺》一家（它是《文学港》的前身），再就是《宁波日报》的副刊，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园地很少，处于嗷嗷待哺状态。为了办好《宁波工人文艺》，市总工会在1982年举办过小型笔会的基础上，决定组织一次全大市的、规模更大的笔会，地点就放在闹中取静的慈城工人疗养院。

宁波是座工业城市，有许多大企业，工人业余作者队伍十分庞大。总工会是非常有号召力的组织，坐落在药行街32号的宁波市工人文化宫，每到夜晚灯火通明，每个楼层人头攒动，各种培训、排练、演出、活动在这里热热闹闹地开展。《宁波工人文艺》编辑部也设在这里。经过编委会讨论筛选，一份参加笔会的百把人的名单确定了。市总工会十分重视这次笔会，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并指定分管的刘副主席驻会负责这项工作。各企业也十分配合，接到名单后，立即通知作者本人，并作为公差处理。

1983年3月1日下午，来自全市各地的职工写手们，陆续续来到尚志路132号。报到手续十分简便：递交报到证，领取笔会议程、作息等资料，交3元6角参会费——好像是一包水泥的价格（当时我正在装修新房，略知建材行情），还有9斤9两粮票，购买就餐券。工作人员发完房间钥匙和就餐券，报

想学非洲鼓的念头，源于朋友圈微友分享的一段视频。点开视频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群身穿对襟丝绸衬衫的女子，依着老宅里那些板栗色的木格门窗，围坐在一起用双手拍击非洲鼓。随着手掌的起落，时而清脆时而铿锵的鼓声，尤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好似听到玩耍的孩童们在欢语，又如远山、田野在呼唤……关键是击鼓者的脸上，个个写满悠然又沉浸之神情，偶尔还摇头晃脑一下。

作为退休一族，学鼓的平台自然优选老年大学。得悉甬上某老年大学刚好新开此课，赶紧在网上“秒杀”到有限的名额。去年下半年，我有幸成为非洲鼓班的一名新生。

喜欢非洲鼓，又担心自己不能持久，所以没有在家备鼓，全靠每周一次的课堂学习和训练。老师耐心讲解，慢动作示范，几堂课下来，我们就能拍打出《桥边姑娘》《结果》等鼓点简单、

宋韵钱湖

邱 闾		
韵在士子呼朋围坐的桌椅。	神道牌坊，曾柱竖檐翘，灰瓦白墙，有雕梁画栋，木格门窗，望庭院长廊，就着新月卧波，述说当年繁华，宗祠天井的戏台锣鼓余音入梁。	
	钱湖之韵啊，韵在史、楼、丰、郑四大望族的故事，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两封王”，二登相位的郑氏先祖如何定居湖畔、怎样耕读持家。刚刚退去的福泉春岚，绵延而去的韩岭秋色，醉吟同眺殷湾渔火，山水会流韵，如同古井会流芳。	

到环节就告完成。后来，从疗养院员工处了解到，我们基本上享受了劳模的待遇。议程安排得比较紧凑，下午4点在大会堂举行动员大会，市政府秘书长李彬作报告，市总工会领导对这次笔会提出了“四好”要求，即要学习好、休息好、交流好、创作好。参会人员被分成四个组，诗歌组、小说组、戏剧组、曲艺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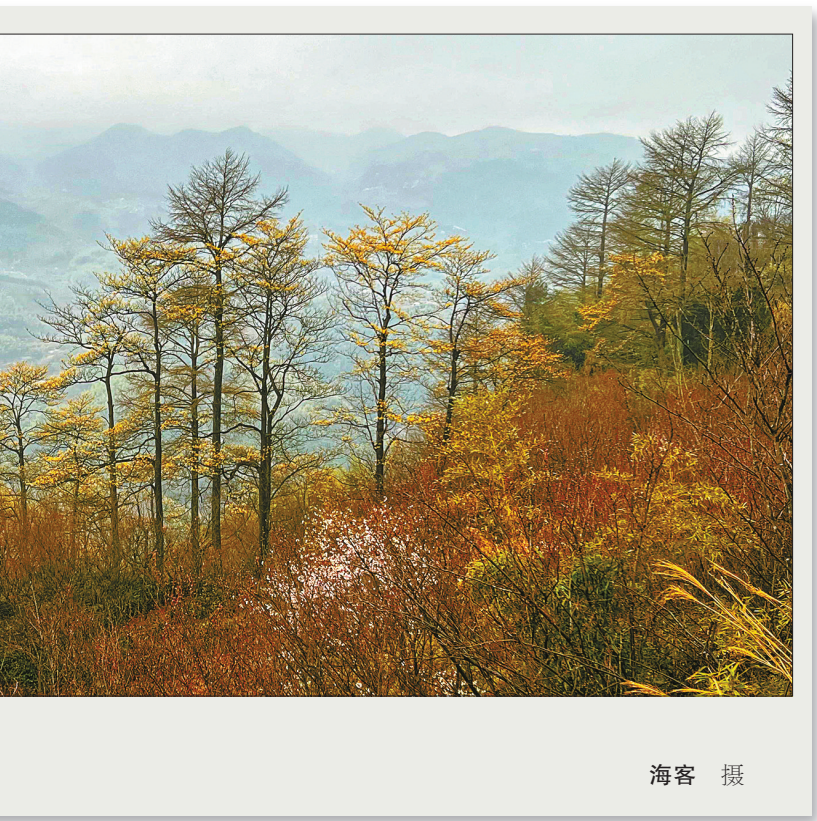
40年前的那个笔会

傅红兵	
刘副主席还风趣地说，他是这次活动的后勤部长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他提。	我被分配到曲艺组，因为前不久在《宁波工人文艺》上发表了相声《质量姻缘》。我们曲艺组的人数最少，一共14人，来自14个企业。小说组人数最多，有四十几位，经常能在报刊上见到他们的名字。第二天上午以小组为单位，组织学习胡耀邦总书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第三部分“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，下午开始各自报创作选题，讨论思路。慈城风景秀美，早晨沿着慈湖跑步，晨风习习，波光粼粼，心旷神怡。
笔会安排了两次业务辅导，	

一次由上海滑稽剧团杨华生、黄永生老师授课，黄永生老师讲他怎样从一名邮电工人走上创作道路，独创了上海说唱这种曲艺形式；另一次邀请当时写小说势头正旺的张廷竹，谈他的小说《希望》的创作经过。10日，笔会结束前一天，我带领水表厂文艺小分队和作家诗人们联欢，为10天笔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笔会中还邀请了几位特殊客

40年前的那个笔会

傅红兵	
人，他们是宁波日报的贺圣思老师、周行芬老师，《宁波文艺》编辑王毅老师，他们利用这个机会，约谈作者、组稿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后来《宁波日报》副刊推出了微型小说征文，统一命题为《门外，那第三号通告》，应该和这次笔会不无关系。	毛履均在这次笔会上最为忙碌，他既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，又是《宁波工人文艺》编辑，许多参会者是他的朋友。多年之后他去深圳创业，经商之余还出了本散文集《商旅随笔》。作者中最勤快的当数市电影公司的汪卫兴了，据说他一夜能写一万字，后来创作有长篇小说《雌雄日月剑》《夜幕下的紫禁城》，以及一批长篇纪实文学和电



蟹坑岭下 海客 摄

学鼓时光

邵留芳	
节奏明快、容易记住的乐曲。	一般的愚钝啊！
班里不少学员是因为喜欢音乐而学鼓，有的兼学其他乐器，听说有位同学已经拥有萨克斯管10级证书。老师每次新教的曲目，他们都能呼应，还会哼唱几句。而我，每次面对新学的乐曲都是一头雾水，诸如《一瞬间》《小宝贝》《成都》，等等。反正不懂，也就无知无畏。老师教了新歌曲《成都》后，我在班级微信群及时跟进一段文字：此曲的节奏和音律与之前的《桥边姑娘》《结果》等不同，整体旋律缓慢，像极了这座城市慢生活的节奏。歌词带有故事性、画面感，听起来倒也扣人心弦。好多同学能找到上手的感觉，只是我等拍着拍着，常常把前面的一个低音或者高音搞混，反应不是	没想到文字发出后，老师马上报以两个被逗乐的笑脸。有同学也随即发出同感，表示这支乐曲确实有点难把握。这样的互动，实话实说，倒也活跃了班级微信群。老师顾及我等后进生的学鼓实情，此后不再让我们操练此曲，代之以更容易让多数学员激起热情的乐曲。有了这次互动后，老师开始根据我们这些“大龄”学员的学鼓基础，专门选择一些节奏明快、鼓点简洁、歌词朗朗上口，又容易上手的曲调。好多同学击鼓时，脸上明显露出自信的神容，有的还学着老师的肢体语言，摇头晃脑，一脸陶醉。那情景很是感染人！

每一抹秋色，都由天工调配，无关皇家霸道，有关匠人机巧。因为，那些后人拼贴的想象，有着千年被遮蔽的华彩，被湮没的从容，被忽略的匠心，被淡忘的敦朴，被尘封的寄情，被弃置的遥想。

宋韵留韵，韵更在诗人吴文英“离人心上秋”的诗酒酬唱，在贤哲杨简、黄震的经邦论道，心学论难，在王应麟寻诵《三字经》韵脚的每一个鸡鸣啼出的早晨、梵钟叩沉的黄昏。	吮吸万千风情的东南灵气，尽享一湖所赐的天地给养。
	钱湖的宋韵，宋韵的钱湖，在清晰的历史回响里，我想，我可以留得住千年芳华，也可以握得住丰满的现实冀望。

视剧本。周海彦，是宁波写长篇小说比较早的一位才女，她的长篇小说《月亮船》出版后，1990年省、市两级作协专门为她举办了作品研讨会。江晓骏擅长儿童文学创作，这与他父亲都是学校老师分不开。当时组织上正在调他去宣传部门工作，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了文学圈，担任市作协秘书长、《文学港》编辑，出版了散文集《记忆中的城市》。刘金标当时是鄞县小说创作“三个火枪手”之一，创作了类似王朔《橡皮人》的短篇小说《故事在阴谋中》，发在《宁波文艺》首篇，后来去搞外贸了。戏剧组的缪纪芳是一个老业余作者，当年45岁，算是笔会中年龄较大的一位，上世纪60年代开始

创作，作有大型滑稽戏《喜怒哀乐》《豆腐西施》《迟到的吻》以及50多个独幕剧、电视剧、相声、小品等，前几年还创作了甬剧《李敏》。笔会上能人很多，今天我只能拣些熟悉的略表一番。

这次笔会影响很大，可以说掀起了宁波文学创作的一个小高潮。此后，张坚军、蔡康的小说分别在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——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荣誉。

整整40年了，写这篇小文也为纪念那些逝去的时光和同道，我知道的就有杜轶、王毅、江晓骏、缪纪芳、李志刚、李文康等等，愿他们在天堂创作丰硕。为了这次笔会，我把原定于3月8日的婚期，推迟了一个月零一天，这是题外话了。

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家里共六口人。爸爸在离家二十几公里的县城木雕厂工作，妈妈在生产队“赚工分”，农闲时节去公社农机厂做油漆工。家务杂事大都由奶奶一手包办。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比起一般家庭来，明显要好一些。我们姐妹三人穿戴干净整洁，别人都说不像农村人。

平静的生活在我八岁那年被打破。受政治运动牵连，爸爸被暂停工作，连人身自由也失去了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故。我们不仅要承受村里人的冷言恶语，还要应对收入变化带来的生活落差。面对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，妈妈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强和能干。为了多挣钱，她经常加班至深更半夜才回家。在家里也是忙前忙后，打理自留地、织毛衣、缝补衣裳……仿佛永远没有空闲的时候。为了增加收入，家人萌生了养兔子的念头。

在我看来，养兔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当时，在我读书的村小旁边，就有一个大队办的养兔场，层层叠叠的兔舍里养了上百只兔子，负责饲养的是住在我家隔壁的姑姑。下了课，我们经常跑到里面嬉闹，给兔子喂食，也粗略知晓了一些饲养兔子的门道。

至今我还依稀记得，一天早晨，我紧跟奶奶来到离家二三里地的镇上集市。集市熙熙攘攘、热闹非凡，在北头的电影院门口，是专门交易家禽畜畜的区域。卖兔子的摊位并不太多，奶奶左挑右选，讨价还价，终于选中了其中两只。这是两只中等大小的长毛兔，竖着长长的耳朵，眼睛像红宝石，看上去既机灵又呆萌，毛发雪白，像两团白雪球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拎回家，从此家里多了两个可爱的小成员。

家里一个半人多高的兔舍，成了它们的栖身之地。兔子是最温顺好养的动物，安安静静，不声不响，像个乖巧的小孩子。作为食草动物，它们对食物要求不高，唯青草而已。我每天放学回家，常常放下书包，就领着妹妹，拎着竹篮，去村西边的田野上拔青草，回来喂兔子。笼舍里的小兔吃食时三瓣嘴一抿一抿，煞是可爱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揭开笼盖，伸手去抚摸一番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有一天发现笼舍里竟然多了几只刚出生的小兔崽儿。它们闭着眼睛，浑身红通通，像个肉小球。担心兔爸兔妈不小心伤害它们，我把小兔崽们挪到一个垫了棉花的纸盒里。每天定时把兔

竹林中的小笋冒尖，春天的风开始绵延。学校操场上，几个同学正在放纸鸢。

纸鸢是古诗里的说法，其实就是风筝。在竹片做的骨架上糊上彩纸，底下拖一根长线，等到风来的时候，就可以送它飞上天。

和我搭档的女同学，她拉着线，我举着风筝，在学校里跑啊跑。不一会，风筝就飞起来了，看着蓝天衬着美丽的风筝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咦，同学怎么在向我不大声叫，不好啦不好啦，风筝断线了。那只风筝，拖着小尾巴，在空中瑟瑟地飘，嗖嗖地往下掉，落在校门口大樟树的枝丫上。哎，真懊恼！

“童鸿杰。”“到！”这个时候，沈老师来到了操场上，她告诉我，放风筝，不能只管把线放，这样风筝很容易就飞走了。当然，也不能把线拽得太紧了，风筝到不了足够的高度，也会跌落到地上。

“这个风筝给你们，记住线要收一收，放一放。”“好。”接过风筝，我们又回到了操场上。这一回，风筝飞得不太高，但是上得很稳当。

沈老师，名叫雪琴，是我的语文老师。1984年，我转到下邵乡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，最喜欢的就是她了。记得第一天上学，要去食堂蒸饭，我不知道要加水，把米淘了一下就放在架子上。到了中午，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我的饭盒里只有干巴巴的米粒。后来，是沈老师拿起勺子，把她的饭给了我一半，才让我没有饿肚子。

那两年在乡里读书，我寄宿在亲戚家，晚上贪看武侠书，早上经常起不来。有时候，跑到校门口，大门已经关闭，我就踩着砖块偷偷去爬墙。后来，被沈老师抓住，她罚我抄课文。我的字歪歪斜斜的，还特别小，老师说真像蜈蚣的脚，让我接着再去抄。“放上天上的蜈蚣，不是挺好看的嘛。”当时我满腹牢骚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我再想去练字的时候，才明白老师眼中的失望。

沈老师的住处，离学校不太远。每天傍晚，她会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。好几次，我跑去学校玩，都看到她在刻蜡纸，吱吱吱，吱吱吱，钢板上平铺的蜡纸，被她的铁

养兔子的日子

妈妈抱出来，伏按在纸盒里，让小幼兔吮吸奶汁。小兔子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变白，终于睁开眼睛了！我心里充满喜悦，长久不见父亲的落寞和痛苦似乎也减轻了不少。

有年暑假，我和妹妹跟随奶奶去舅公家，需要住上一段时间，饲养兔子的重任于是落到大我3岁的姐姐身上。临行前，我郑重其事地写了好多张纸条，张贴在房屋各处，提醒她千万别忘了喂养。不在家的每一天，心里充满了牵挂。

就像定时收割庄稼一样，每过几个月，奶奶就会把兔毛剪下来，送到收购站，换成钱补贴家用。兑换以后，奶奶除了买些盐、酱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，总是把剩下的钱存入信用社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偶尔也会买点小零食，给我们解解馋。记得有一次奶奶用刚刚卖兔毛换来的钱，给跟在屁股后面的我买了一根棒冰，另外还买了一根，装在铝皮饭盒里，带给在家的妹妹。可惜等望眼欲穿的妹妹拿到时，棒冰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妹妹伤心地大哭起来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约3年。其间，除了长毛兔，家里还养过力克斯兔，有白色的，也有灰色的。直到后来，爸爸重获自由，恢复工作，家庭条件有了改善，再加上我也准备上初中了，才正式告别养兔的日子。

有时去花鸟市场，看到各式各样的宠物兔，不免想起40多年前养兔子的那段经历。纯洁可爱的兔子，陪伴我度过了一段孤寂难挨的日子，给我灰暗的童年带来了一抹亮色。



童鸿杰

笔刻得往上翘。

那时候的蜡纸，老师需要用好几次。有时候，一面刻好了，她把蜡纸从钢板上剥下来，打开台灯看一看，排版合适不合适。然后继续伏下身子，吱吱吱，吱吱吱。后来，我记住了蜡纸的牌子，它也有一个“风筝”的名字。

叫风筝的蜡纸，真是会飞的。有一天，轮到我值日，要去把学校垃圾房的垃圾都烧掉，我刚把火点着，不知为什么，一张蜡纸就冲我飘了过来，滚滚的油墨黏住了我的手，我的手顿时鼓起两个水泡。一开始，我不当一回事，没想到伤口很快就溃烂了，幸亏沈老师带来了一盒药膏，颜色白白的，涂上去有一股香香的味道，连续用了几天，伤口才慢慢痊愈。

风筝飘飘啊飘，转眼就是四十年的时光。此刻，我坐在昔日校园的台阶上，阳光透过云层，照着前方，曾经低矮的围墙已经增高，小小的竹林，也已经改成了花坛的模样。花坛里，几只蜜蜂肆意盘旋，那嗡嗡嗡嗡的叫声，真像放风筝时长线的颤颤。

童鸿杰。我分明又听到了沈老师清脆的声音。

到！我霍然站起。四周静谧，空无一人。只有那棵大樟树的枝丫上，有什么在随风摇摆，隐约，是一根风筝的飘带。